



小别离

□ 夏学军

梁实秋说：你走，我不送你；你来，无论多大风多大雨，我要去接你。而在母亲心中，相迎与相送，都是不可或缺。

高中时在城里念书，每周回家一次，享受母亲准备的美食，也顺便带走半个月零花钱。那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，通往城里的大客车限时发送，我总是坐下午五点半的那班车回家。母亲掐准时间去接我，一下车就看见母亲翘首以盼的身影，心里高兴又温暖。我挽起母亲的手臂，一路依偎着往家走。

那时还没有双休日，为了能在家里多住一晚，星期一就得早起赶第一班大客车。母亲自然要送我，我俩走半个小时到车站，母亲陪我等车。第一班大客车缓缓进站，母亲急匆匆地再嘱咐我几句已说过千万遍的话。直到汽车拉着我一点点远离，母亲的身影一点点变模糊，安稳地坐着的我，才感觉母亲一个人默默往回走，心里一定不好过，心情忽

然就黯淡下来。

整整三年，都是母亲送我，风雨无阻。如今母亲已是白发苍苍，依然住在县城的老家，由弟弟照顾着，而我，却忙得不能每两周回一次家了。

儿子上了大学，在省城，离家不太远，坐大客车一个多小时而已。每次我都要送他回学校，一路上帮他拎个小包，或者给他买一点零食车上吃。到了客运站，陪着他买票，陪着他排队，也和母亲当年一样，临上车的时候把说过千万遍的话再嘱咐一遍，然后假装洒脱地说：“快走吧，走了我就轻松了，我和你爸过二人世界去。”其实儿子不知道，直到他上车离开，我还一步三回头地看着车的方向。

儿子总说不用送，他一个大小伙子有啥不放心的，想他了打个电话，个把月就回来了。是啊，现在通讯发达，交通也便利，我也可以去学校看他啊。只是多多少少有一点不舍，就想和儿子多待上一会儿，说说话，舍不得分离，哪怕是小小的、短暂的分离。我

想，当年妈妈的心情一定和我现在一样。

想起那句话：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告诉你：不必追。”

不想让儿子感觉到我太多的不舍，所以我假装洒脱，假装不在意，假装说送他就等于散步了。我想给他的爱，不应该有太多的羁绊，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，任他远

行。需要我时，一定站在他身边，给他支持与安慰；不需要我时，远远地望着他，祝福他，而我依然有自己的世界，活出自己的精彩，让他安心。



柳禽戏春

□ 路来森

白石老人，画有一幅画，谓之《柳树》：柳树一株，主干屈曲，老皮皴裂，瘤节凸出，老干上，分生出柳枝数根，一蹶入天，然后，细细的柳条，披散而下，枝条婆娑，一树秀润。高枝上，禽鸟数只，迸发出鲜明的活力。

于是，我想到了自己的家，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乡下老家。门前有湾，湾边有柳。春晨，推门迎新，新柳吐翠，禽鸣盈耳。各种各样的鸟儿，在树上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，好一幅“柳禽戏春”图。

站立大门外，春风拂面，快意无比。首先是那柳色的绿，真绿，是一种嫩嫩的绿，是一种翠翠的绿，柳条披拂，丝丝垂落，感觉那绿，简直就是在流淌，丝绦如瀑，惊艳人的眼目。清风吹拂，柳丝袅袅，如少女腰肢摆动，万种风情。

晨阳照拂，柳枝上晴光闪烁，水波一样滑动，绸缎一般丝滑，跃金似的灿烂。

我凝视着柳树上的禽鸟。麻雀最多，总有几十只，甚至上百只，叽叽喳喳，搅成一团，晴空中，仿佛正有碎屑铺天而下；我觉得，时光碎了，碎成一树金属。成群的麻雀有时会霍然飞起，如一团云，滚动着向远处飞去，可是，飞不多远，却又突然回转，栖落柳树，于是，一柳的斑点，一柳的散乱，一柳的明灿，一柳的灵动。

几只黄鹂，隐身于柳枝间。你很难寻得它们的芳踪，它们，身体太过小巧，羽色太过本色，是一种本然的柳黄色，与柳色浑然融为一体。寻寻觅觅，几经搜索，或许，也能发现它们的踪迹：黄鹂，一直在跳，上蹿下跳，从一根柳枝跳向另一根柳枝，边跳边叫，以音乐的节拍，来配合身体的舞动，是如此和谐，又是如此完美。黄鹂的叫声，清灵、秀气、锐利：啾啾，啾啾，啾啾……两个短音之后，迅速拉出一个长音，余音袅袅，经久不绝。这个经久不绝的长音，仿佛是对柳条的一种声响演绎，有一种极其婉约的风情。

花喜鹊，只有两只，也许是夫妻，总喜欢站立枝头，而且，一定是一棵树的最高枝头，本性使然。花喜鹊，是喳喳地叫的：喳喳，喳喳，喳喳……姿态傲慢，声音清脆、嘹亮，一身光滑的羽毛，在春晨，晴光熠熠，以“明灿”二字形容不为过。

“时禽过我柳，清喙动鸣瑟。”宋人张耒之诗意，诚如是也。

又想到白石老人。当年白石老人居住在老家时，房屋谓之“星塘老屋”。我推想，星塘老屋前，一定是植柳的，而且还一定是垂柳，所以，白石老人才能画出《柳树》那样的画作。

遇见春天

□ 赵满

城市的黄昏，是一碗熬制好的蜜汁，顺着最高的大厦淋漓泻下来。我如常站在那蜜汁流淌的人行道上，看着穿梭的车辆、来往的行人，等着闪烁的红绿灯。

蜜汁在一块春天的牌匾上一动不动，我忽然感到身体有些微微冒汗，悄悄滋润着心底的疲惫。大概是春天来了吧。

红绿灯终于跳动到了绿色。盯着那块牌匾，我走近才看清，写着“春天的好吃店”。肚子读到这里，哼起了空空的歌，我索性推开了食店的门。

进门正对的黑板上，用白色粉笔写着各种食物的分量与价格，用彩色粉笔修饰着边框。我的目光匆匆向下扫去，黑板的最后一排写着“香椿炒鸡蛋”。我想，应该是“香椿”，而

不是“香春”吧。来不及多想，老板已拿着笔和纸站在身旁，热情地看着我。我指了指，那就来个香椿炒鸡蛋吧。

金黄的鸡蛋包裹着香椿，我迫不及待地夹一筷子往嘴里送。鲜嫩锁住的脆香，每一次咀嚼，都溢满了春天的味道。

原本，那不是我喜爱的味道。我甚至吃出了对小孩子而言的一种苦难。但每到春天，姥姥总会在灶台前炒一盘香椿炒鸡蛋，然后哄着她最爱的外孙女，吃下这营养丰富的菜。后来，我也不需要谁劝了，每次想起姥姥，就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送香椿炒鸡蛋。姥姥的手艺，翻炒在我的回忆里，弥漫着思念的味道。

从店里出来，黄昏的蜜汁早早退却，沉下来的夜晚，空气中飘浮着温暖的气息，香椿的

味道也还淡淡地依附在身上。一直觉得春天的夜晚，有着能辨识的味道。此刻，仰起头望向天空才发现，能辨识的味道，不过是一道期盼的思念，是一道希望的忧愁。

我转身跨上了公交车。稀疏的乘客随意散落在车厢里，摆好了车一发动就小眯一会儿的姿势。窗外的路灯光温柔地轻抚着这些晚归而疲倦的人儿。

带着些许睡意的红绿灯，跳动得有些缓慢。司机关上车门，准备驶离车站。右侧后视镜里隐约有人影在追赶，好像能听见“等一下”的呼喊。在即将驶出车站的瞬间，司机停了下来。车门滑开以后，一个大妈拎着两大包东西上了车，她连忙朝着司机道谢。额前一缕紧绷的头发，在她踏进车厢的

那一刻松弛了下来。红绿灯不合时宜地跳动到了红色，晚归的司机和乘客们不介意再等上一轮。

我拉了拉衣帽，倾在玻璃窗上。听着颠簸的车窗发出的抖动，这个夜晚的味道好像更好闻了。

我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小区的亭子檐下，有黑影在攒动。微微的扑腾声从耳边飞过，又很快飞回。借着灯光，我终于看清，那些冬天离去的燕子又飞回来筑了新巢。

春天，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来了。很多时候，你在寒冬里，蛰伏到有些无法坚持下去，但春天带着希望，恰如其分地来到你的面前，抵达你的内心。那些温暖的的味道，让希望在疲惫的土壤里破土而出，寒冬里凋零的心情，终究在春天顽强地生长。

种春

□ 靳玲

小时候，只要春的味道从泥土里飘起，我妈就把我送到姥姥家，开始往地里跑。

姥爷去世得早，姥姥独居在村东，院墙一截高一截低，砖头石头，啥都有。姥姥捡一块往上垒一块。院子挺大，一块地端端正正地卧在中央，姥姥把地修整得平平展展、方方正正。

每天天蒙蒙亮，姥姥就起来了，照顾我吃完饭，就忙活她的地。黑黝黝的泥土，亮汪汪。姥姥用小锄头刨一个个坑，坑大小一样，间距相差无几，再用大锄头刨成垄。姥姥手真巧，笔直的垄，笔直的垄沟。姥姥说她要种春。姥姥在小坑里点

豆种，再抓把自制的肥料盖上，这些肥料都是从鸡窝里掏出的鸡粪，好像还掺了些湿土，最后用脚把坑边的土蹭进坑里。姥姥在前，我在后。我学着她的样子，把土踢得到处飞扬。那天阳光充盈，吸足了泥土的芳香，把春天搅拌成泥，洒向大地的角角落落。姥姥说这样就把春种到地里，春就走不了了。为啥不让春走呢？“春日胜黄金”，春来了，庄稼人的盼头就有了，有了盼头，心里就舒坦，日子就有了香味。姥姥种了几行豆子，种了几行黄瓜，栽了几行西红柿秧苗，还栽了两行茄子苗。

放眼望去，绿油油的西红柿苗点缀，紫色的茄苗修饰，冒

了大尖的春光，把越来越多的色彩染在嫩叶上，嫩叶挺了又挺，绿了又绿。姥姥脸上喜盈盈泛着红润，春光就进了姥姥眼睛里。

豆子发芽了，黄瓜也发芽了，小茎细弱、淡绿。姥姥在芽边插了小竹竿、小木棍。芽娇嫩嫩，棍子威威武武。姥姥说它们有了依靠。小芽蹿得也快，一场春雨就把它们滋润得高了一头，再一场春雨它们又长高一头，芽变成叶，桃形的叶长开了，茎也粗壮了，由浅绿走向碧绿，或由淡紫向深紫前进着。

春光在地里穿梭，姥姥在地里忙活，看看这里，摸摸那里，摇摇这根木棍，碰碰那

根竹竿。我跟在姥姥后面也忙活，抓把土扬到这里，舀碗水洒到那里，叶子成了花脸。姥姥笑着说，洒吧，扬吧，这样就吧春牢牢地种进地里了。

跟着姥姥种春几年，每一年把春种进地里，都变成蝉鸣、麦香、雪花。我吵着姥姥把蝉鸣、麦香、雪花变成嫩草花红。姥姥说，只要我一闭眼，草儿就冒尖，花儿就开放。我闭上眼睛，草儿真的冒尖，花儿真的盛开。姥姥说，是吧，春种在你心里了。

现在只要遇见风雪雨霜，我一闭眼，姥姥的笑脸就出现，草儿就摇摆，花儿就绽放……